

俗丹

鉛

雜

言錄







丹 鉛 雜 錄

楊 慎 撰

吳郡顧其志作攬茝微言具載升菴以丹鉛名錄之義謂中古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緣坐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以鉛爲卷軸升菴名在赤籍故寄意於此然則是書之作其在先生入滇以後乎觀其名可照其志矣攷先生著書目錄中以丹鉛命名者凡十種有丹鉛錄總錄要錄摘錄閏錄餘錄續錄別錄贅錄等名而丹鉛雜錄人多未之見所見說郛則寥寥數頁而已余家舊有雜錄十卷其書不名一體大率皆記註文字筆之於篇故曰雜也獨恨焦竑升菴外集之刻意在表章升菴而擇之不精遂至以雜錄之半闡入字學中不知所謂字學者皆升菴韻書如轉注古音之類非可以雜錄混之也余故取家藏本急榮之以正蕉氏之譌而並摭丹鉛命名之意於簡端童山李調元序

丹鉛雜錄卷一

明 成都 楊 慎撰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偶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遁爲嬖容。嘗鼎一燭。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禮。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疾行利者以之。其流最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元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鶩。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元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怒凋于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元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太元非擬易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元。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鬪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鬪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鬪天總。文字尤奇。

𧈧𧈧蜩螗

說苑。載孔子曰。達山十里。𧈧𧈧之聲。猶尚在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𧈧𧈧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達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𧈧𧈧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喙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減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喬宇嵬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嵬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嵬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今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迓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迓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迓曲名村里迓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迓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忽論或

蹙以楚捷或繫足倒懸洒客餽餐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踐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尙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增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覩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蠢子數託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黠髡盜販竟冕巍峩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剝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擗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旣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車所謂承餘竊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一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宏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旣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

相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而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秀贏多能

北史稱崔浩屹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贏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賈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卽如怒罵。況君臣之間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介清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王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安之待秦檜。侂胄。